

大莊嚴經論

十六卷

卷

C40
4514
134

2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武烈堂雲山
我微公誠遠度府山永
祐學符不敢許出院內
書山三世鐵十機謹識



64853

大莊嚴經論卷第六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有實功德堪受供養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
供養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討東
天竺既平定已威勢赫振福利具足還向本國於其
中路有平博處於中止宿爾時彼王心所愛樂唯以
佛法而爲瓔珞卽在息處遙見一塔以爲佛塔侍從
千人往詣塔所去塔不遠下馬步進著寶天冠嚴飾
其首既到塔所歸命頂禮說是偈言

離欲諸結障 具足一切智 於佛仙聖中

最上無倫疋 能爲諸衆生 作不請親友
名稱世普聞 三界所尊重 棄捨於三有
如來所說法 諸論中最上 摧滅諸邪論
我今歸命禮 眞實阿羅漢
爾時彼王以念如來功德之故稽首敬禮當作禮時
塔卽碎壞猶如暴風之所吹散爾時彼王見是事已
甚大驚疑而作是言今者此塔無觸近者云何卒爾
忽然散壞如斯變異必有因緣卽說偈言

帝釋長壽天 如是尊重者 合掌禮佛塔
都無有異相 十力大威德 尊重高勝人

大梵來敬禮 佛亦無異相 我身輕於彼
不應以我壞 爲是呪術力 馱道之所作
王說偈已以塔碎壞心猶驚怖而作是言願此變異
莫作災患當爲吉祥令諸衆生皆得安隱我從昔來
五體投地禮百千塔未曾虧損一塵墮落今者何故
變異如是如斯之相我未曾見卽說偈言

爲天阿脩羅 而其大戰鬪 爲是國欲壞
我命將不盡 將非有怨敵 欲毀於我國
非穀貴刀兵 不有疾疫耶 非一切世間
欲有災患耶 此極是惡相 將非法欲滅

爾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怪即便向王作如是言大王
當知此非佛塔卽說偈言

尼捷甚愚癡 邪見燒其意 斯卽是彼塔

王作佛心禮 此塔德力薄 又復無舍利

不堪受王敬 是故今碎壞

伽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身毛皆豎悲喜雨淚
而說偈言

此事實應爾 我以佛想禮 此塔必散壞

龍象所載重 非驢之所堪 佛說三種人

應爲起塔廟 釋迦牛王尊 正應爲作塔

尼捷邪道滅 不應受是供 不淨尼捷子

不應受我禮 此塔崩壞時 出於大音聲

喻如多子塔 佛住迦葉所 迦葉禮佛足

是我婆伽婆 是我佛世尊 佛告迦葉曰

若非阿羅漢 而受汝禮者 頭破作七分

我今因此塔 驗佛語真實

如此木石無有心識而爲尼捷作明證驗知非一切
智王見是已於大眾前歡喜踊躍倍生信心容顏怡
悅而作是言南無婆伽婆一切所尊解脫之師釋迦
牟尼佛師子吼言此法之外更無沙門及婆羅門佛

語真實無有錯謬諸有衆生一足二足無足多足有
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於此衆中唯有
如來最爲尊勝舉要言之佛所說者今日皆現一切
外道不知草介況復尼捷師富蘭那迦葉卽說偈言
我是人中王 不堪受我禮 況復轉輪王
阿脩羅王等 此塔於今日 如爲大象王
牙足之威力 摧破令碎壞 身具四種結
故名尼捷陀 猶如大熱時 能除彼熱者
名爲尼陀伽 如來佛世尊 能斷一切結
真是尼陀伽 以是於今者 尼捷諸弟子

及諸餘天人 皆應供養佛 佛種族智慧
名稱甚廣大 如此之塔廟 天人阿脩羅
若其禮敬時 無有傾動相 猶如蚊子翅
扇於須彌山 雖盡其勢力 不能令動搖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宜應禮拜佛之塔廟

復次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尋能得廻以是
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
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
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學善法漸
漸劣弱爲凡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爲言要婦

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卽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容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多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遂與屠兒共爲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偶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所執肉秤悉爲血汗見其秤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卽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

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爲斯事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慙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爲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今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爲沙門婆羅門數是故如來不說標相若得見諦真實是名爲沙門及婆羅門復說偈言

勇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爲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卽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於四不壞生清淨信此四不壞能令衆生得見四諦今當爲說作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旣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爲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爲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此已卽以肉秤遠投於地於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爲最多 我以慙愧
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純觀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我今爲欲作 身苦極下賤 雖是現在身
卽如墮惡道 我昔出家時 瀘水而後飲

悲愍護他命 無有傷害心 今日如惡鬼
食人精血者 我今樂殺故 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 親近於欲者 無惡而不造
我今爲欲使 衰苦乃至此 一切種智說
四諦我未證 從今日已去 終不更放逸
十力尊所說 前爲放逸者 後止更不作
如月離雲翳 明照於世間 是故我今當
專心持禁戒 設頭上火然 衣服亦焚燒
我當堅精進 修行調順法 斷難伏結使
必令得寂滅 假毀絕筋脉 形體皆枯乾

不見四諦者 我終不休息 先滅結使怨
得勝報施恩

爾時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始欲然卽說偈言
汝今若出家 必應得解脫 迦利與僧緝
及以質多羅 如此等比丘 皆七反罷道
後復還出家 獲得阿羅漢 十力世尊戒
汝亦不毀犯 汝不起邪見 汝有多聞智
生於厭離善 修習寂靜樂 汝有多聞燈
結使風所滅 汝還修多聞 必至無畏方
爲結之所漂 當依修定力 修定得勝力

明了見結使 由汝常修集 故樂出家法

心近善功德 爲結使所壞 修集於正道
是意捉結使 如象絕羈絆 自恣隨意去

時罷道比丘卽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

復次若欲莊嚴無過善業是故應當勤修諸善我昔
曾聞有一田夫聰明點慧與諸徒伴共來入城時見
一人容貌端正莊嚴衣服種種瓔珞服乘嚴麗多將
侍從悉皆嚴飾瓌偉可觀彼聰明者語諸行伴不好
不好同伴語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愛敬有何
不好聰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以彼用爲不好由我
前身不造功德致使今者受此賤身無有威勢人所
不敬若先修福豈當不及如此人者是故我今應勤
修善必使將來有勝於彼卽說偈言

彼捨於放逸 修善獲福利 我由放逸故

不修功德業 是以今貧賤 下劣無威勢

我今自愧責 故自稱不好 我今自觀察

窮賤極可慙 結使所欺誑 放逸之所壞

自從今已後 勤修施戒定 必使將來生

種好姓眷屬 端正有威德 財富多侍從

衆事不可嫌 爲世所尊敬 莫如今日身

自悔無所及 惡心爲我怨 欺我致貧賤
心能自悔責 修善得快樂 設造惡業時
衆善都不生 制心修善者 榮樂無不具
世間誚不虛 善惡報差別 佛說八正道
能至於涅槃 若心著財利 富貴及榮勝
求於後者有 不免哀苦患 我當勤精專
趣向無畏方 譬如醉畫師 畫作諸形像
醒已覺其惡 除滅作勝者 先世愚癡故
造作今惡身 今當滅惡業 將來求勝報
見惡果報已 智者深自責

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是故智者常應
聽受善妙之法我昔曾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
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
白佛是惡毒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
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卽往
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
好金卽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
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富而糺
舉之繫其獄中先所得金旣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
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

狀曰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
毒蛇世尊其人曰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
說言毒蛇是惡毒蛇我於今者方及悟解實是毒蛇
卽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	說爲大毒蛇	阿難白世尊
實是惡毒蛇	惡毒蛇勢力	我今始證知
於佛世尊所	倍增信敬心	我今臨危難
是故稱佛語	毒蛇之所螫	正及於一身
親戚及妻子	奴婢僮僕等	一切悉無有
而受苦惱者	財寶毒蛇螫	盡及家眷屬

我今於財寶	及與親戚等	觀如惡毒蛇
瞋恚發作時	智者宜速離	如捨惡毒蛇
應速求出家	行詣於山林	誰有智慧者
見聞如此事	而當著財寶	封惑迷其心
我謂得大利	而反獲衰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卽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	悲愍之大仙	所說語真實
未曾有二言	先所伏藏財	盡以用還汝
更復以財寶	而以供養汝	能敬信調御
善逝實語故	大梵之所信	拔梨阿脩羅

天王及帝釋 我等與諸王 城中諸豪族
婆羅門刹利 尊勝智見人 無不信敬者
能同於信故 現在於華報 今信最信處
應獲第一果

復次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其善心者不求自得利實無真善心者爲得貪利故應作真善心我昔曾聞有一國王時輔相子其父早喪其子幼稚未任紹繼錢財已盡無人通致可得王見窮苦自活遂漸長大有輔相才理民斷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盛壯之時形體殊大勇猛大力才藝備具作是思惟我今

貧窮當何所作又復不能作諸賤業今我無福所有才藝不得施行復不生於下賤之家又聞他說是偈言

業來變化我 窮困乃如是 父母之家業
今無施用處 下賤所作業 非我所宜作
若我無福業 應生下賤家 生處雖復貴
困苦乃如是 賤業極易知 然我所不能
當作私竊業 使人都不知 正有作賊業
覆隱人不覺 腰繫二箭筒 并持鋼利劍
縛蹲手秉弓 種種自莊嚴 喻如師子兒

都無有所畏

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令他貧我當劫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卧處王覺有賊怖不敢語持王衣服并諸瓔珞取安一處時王頭邊有一器水邊復有灰飢渴所逼謂灰是麩和水而飲飲已飽滿乃知是灰卽自思惟灰猶可食況其餘物我寧食草何用作賊先父以來不爲此業卽棄諸物還來歸家王見空出歎言善哉卽喚其人而語之言汝今何故旣取此物還置於地而便空去自言大王聽我所說卽說偈言

何故作非理	以爲飢渴故	灰水止飢渴
是故息賊心	今知是飢渴	易可得止息
我飲灰水已	擲器著地中	慙愧生悔恨
不復更造惡	大王應當知	我非凡庶人
乃是輔相子	由家窮困故	故來至王宮
造作非法事	從今日已去	常欲飲灰水
食草而自活	不爲偷盜業	我家昔先人
自有家禮教	寧當自滅身	不毀舊法訓
王見此事歎未曾有	稱種姓子真實	不虛雖有憊過
尋能改悔卽說偈言		

貧窮懷志耐 并棄於慙愧 凡下鄙惡人
速疾造惡業 以已家法鉤 能制非法象
汝能自抑心 不違家教法 能有是賢行
還襲汝父處 汝今除癡心 能作難有事
我今極歡喜 用汝爲輔相 不須覆觀察
我已見汝行 心堅志勇健 兼復有智能
我今自見知 斯事實難有 才業倍勝父
以心真善故

是故智者當作真實不應虛僞
復次現在結使雖復不起若未斷結結使之得猶故

成就如以冷水投熱湯中我昔曾聞有一師其一弟子
子於其冬日在煖室中見有火聚無有煙焰師語弟
子汝見是火無煙焰不弟子言見師語弟子汝著于
薪煙卽時起復言口吹火焰乃出師爲弟子而說偈
言

火光無煙焰 慈心不淨觀 現在結不生
如火無煙焰 如火得于薪 煙焰俱時起
心火遇因緣 值惡知識時 瞋恚煙便起
若覩好色時 貪欲火熾然 是故應斷得
成就具三明 爲斷貪瞋癡 應勤修精進

明行足斷心 結使草不生 喻如常行道
衆卉皆不出 貪欲及瞋恚 未遇緣不起
根本未斷故 遇緣還復發 喻如得瘡病
四日定發現 於三二日時 遇緣還復發
又似世俗定 掩按結不起 都無有患相
欲如毒樹根 不拔芽還生 如人耻白髮
并剃其黑者 剃之未久間 白髮尋還生
不永斷結使 其事亦如是 欲結及瞋恚
逼戒行機關 對治隱不起 不造身口業
便生難有想 結使後還起 毀犯於戒行

貪嗜著五欲 如蛇隱入穴 還出則螫人

復次施爲解脫不爲財物若爲財物不名爲施若爲
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樂是故智者應爲解脫而行
布施我昔曾聞有一檀越詣僧房設會檀越知識道
人語上座言今日檀越飲食精細好爲檀越耐心說
法是時上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善知他心深
觀察之爲何事故而設此會乃知此會爲財利故爾
時上座爲此檀越說三惡道苦而作是言善哉善哉
檀越汝今所設供養極是時施色香美味皆悉具足
極爲清淨三惡道中無所乏少時知識道人語上座

言何以爲他呪願三惡道中都無所乏時僧上座語
彼道人子我雖年老倒錯說法然此檀越不習於戒
結使所使我觀彼心故作是說此檀越爲五欲樂及
財寶畜生卽說偈言

施者聖生處	財寶極廣大	以恃財寶故
能令起憍慢	憍慢越法度	盲冥愚凡失
以越法度故	則墮三惡趣	處於三惡道
猶如已舍宅	若生人天中	如似暫寄客
是故戒施伴	俱受於涅槃	戒能得生天
施能備眾具	所作爲解脫	必盡於苦際

譬如種藕根 華葉悉具得 其根亦可食
修行於施戒 親近解脫林 快樂喻華葉
根喻於解脫 是故修戒施 必當爲解脫
不應爲世利

復次離諸難亦難得於人身難既得離諸難應當常
精勤我昔曾聞有一小兒聞經中說盲龜值浮木孔
其事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擲著池中
自入池中低頭舉頭欲望入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
卽自思惟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爲喻浮木
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可值我今池小其板

孔大復有兩眼兩目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得值卽說偈言

巨海極廣大	浮木孔復小	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爲難	我今池水中	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	不能值木孔	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爲難	惡道復人身	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	應當不放逸	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	今日得諮受	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	我必當修行	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爲大	非他作已得	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	云何可得離	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	我今當逃避	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	云何得解脫	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長久	地獄及餓鬼	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	云何而得離	嶮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	不盡苦邊際	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	必離三有獄	我今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復次財錢難捨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起輕想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王名薩多浮時王遊獵偶值

一塔卽以五錢布施彼塔有一旃陀羅遙唱善哉卽遣使捉將至王所時王語言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彼人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於昔日於嶮道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牽其手我卽思惟此人牽手必有金錢語令開手其人不肯我捉弓箭用恐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我卽挽弓向之以食寶故卽便射殺殺已卽取得一銅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大王無逼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是故我今歎言善哉卽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 將欲傷害彼 彼寧喪身命

不肯輸一錢	我見如此人	捨命不捨錢
是故我今者	見有捨錢者	生於希有想
歎言誰可作	不見有弓力	強逼大王者
亦無有畏忌	開意捨難捨	苦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	見有捨財者	心生未曾有
我自見其證	極苦不肯捨	大王今當知
慳心難可捨		

復次善觀察所作當時雖有過後必有大益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時極大驚怖汝可內

手於彼向中當與汝物賊卽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一下已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卽便隨語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言歸依僧賊時畏故言歸依僧卽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更不見此閻浮提必當命終爾時比丘卽放令去以被打故身體疼痛久而得起卽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今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少許命在不絕

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卽絕佛或遠見斯事教出家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說三歸不說四歸佛愍我故說三歸依不說四歸卽說偈言

決定一切智	以憐愍我故	是故說三歸
不說有第四	爲於三有故	而說三歸依
若當第四者	我則無歸依	我今可憐愍
身命於彼盡	我見佛世尊	遠觀如斯事
生於未曾有	是故捨賊心	有因麤事解
或因細事悟	麤者悟麤事	細者解細事

由我心麤故 因麤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
是以求出家

大莊嚴經論卷第六

江南徽州府歙縣溪秀鄉狀元里祖慶大社原
藉今寓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二十一都烏字圩
居住奉

佛弟子鮑懋伊捐貲刻此

先考文惠府君

大莊嚴經論第六卷專祈
姚胡氏孺人蚤生連界同室馬氏福壽延長計
字六千零五十五該銀四兩九錢六分五厘
梨板九塊該銀六錢七分五厘
順治丁酉孟夏曙升子鄒煒較于德藏琅函閣

鄒蔚募梓
李自新

大莊嚴經論卷第七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利養亂於行道若斷利養善觀察瞋我昔曾聞
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
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
誹謗和尚時彼和尚聞是語已卽喚謗者善言慰喻
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
云何和尚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
應當供養卽說偈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王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爲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電害及一世
利養害多身 電唯害於財 利養毀修道
爲電所害田 必有少遺餘 利養之所害
功德都消盡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彼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衆惡極熾盛
死則墮惡道 利養劇猛火 亦過於惡毒
師子及虎狼 智者觀察已 寧爲彼所傷
不爲利養害 愚者貪利養 不見其過惡
利養遠聖道 善行滅不生 佛已斷諸結

三有結都解 功德已具滿 猶尙避利養
衆中師子吼 而唱如是言 利養莫近我
我亦遠於彼 有心明智人 誰當貪利養
利養亂定心 爲害劇於怨 如以毛繩戮
皮斷肉骨壞 髓斷爾乃止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析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譬如嬰孩者 捉火欲食之
如魚吞鉤餌 如鳥網所覆 諸獸墜穿陷
皆由貪味故 比丘貪利養 與彼亦無異
其味極少 爲患甚深重 詐爲諂佞者

止住利養中 親近慣鬧亂 妨患之種子
如似疥搔瘡 搔之痒轉增 矜高放逸欲
皆由利養生 此人爲我等 遮於利養怨
我以是義故 應盡心供養 如是善知識
云何名爲怨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厚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空閑處 常樂在人間
由利毀敗故 不樂寂定法 以捨寂定故
不名爲比丘 亦不名曰衣

復次俱得漏盡教學差別我昔曾聞尊者目連教二
弟子精專學禪而無所證時尊者舍利弗問目連言
彼二弟子得勝法不目連答言未得舍利弗又問言
汝教何法目連答言一教不淨二教數息然其心意
滯而不悟時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從何種姓
而來出家答言一是浣衣二是鍛金師時舍利弗語
目連言金師子者應授安般浣衣人者宜教不淨目
連如法以教弟子弟子尋卽精勤修習得羅漢果旣
成羅漢歡喜踊躍卽便說偈讚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 佛法之大將 於諸聲聞中

得於最上智 有勝覺慧力 嗚呼舍利弗
指導示解脫 隨順本所習 指導開悟我
二俱速解脫 行自境界中 獲得斷應得
行他境界者 如魚墮陸地 我常在河側
習浣衣白淨 安心於白骨 相類易開解
不大加功力 速疾入我意 金師常吹韞
出入氣是風 易樂入安般 衆生所翫習
各自有勝力 今者舍利弗 佛法之鞅韉
佛說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 眞實是所應
心得自在者 能使我二人 善知禪徑路

我如不調象 法中之大將 言教調順我
使到安隱處 故我大歡喜

復次善根熟者雖復逃避如來大悲終不放捨我昔
曾聞如來無上良厚福田行來進止常爲福利非如
世間所有田也欲示行福田異於世間因行福田者
往至檀越下種人所入舍衛城分衛乃至爲菩薩時
入王舍城乞食城中老少男女大小見其容儀心皆
愛敬餘如佛本行中說昔佛在時衆生厭惡善根種
子極易生芽佛所應化爲度人故入城乞食卽說偈
言

若以深信心 禮敬佛足者 是人於生死
便爲不久住 能行善福田 供養作因緣
必獲大果報 能以信敬心 以土著佛鉢
終不無果報

如來入城現神足時一切人民各各相語佛來入城
餘如諸經中佛來入城時所有嚴麗種種具足男女
大小聞佛入城一切擾動猶如大海風鼓濤波出大
音聲闍浮提界亦未曾有如是形相爾時城中除糞
穢人名曰尼提髮長蓬亂垢膩不淨所著衣裳悉皆
弊壞若於道中得弊納者使用補衣欲示宿世不善

業故背負糞瓊欲遠棄去於路見佛瞻仰尊顏如觀
大海圓光一尋以莊嚴身如真金聚無諸垢穢所著
袈裟如赤梅檀亦如寶樓觀之無狀卽說偈言

金色如華敷 衣如赤梅檀 衣服儀齊整
清淨如銅鏡 如似秋月時 日處虛空中

世尊處大衆 嚴淨如秋月

爾時衆生見佛世尊生大歡喜畜生見佛眼根悅樂
況復人也卽說偈言

見色無比類 深心及愛敬 堪爲禪定器
威光倍赫奕 邪見毒惡心 覩佛猶悅豫

觀其諸形體 觸目視無狀 覩見心悅豫
身體悉照耀 瞻之轉熾盛 形體圓滿足
無可嫌呵處 種姓可歎美 無能譏論者
明智善丈夫 相續出是種 世人寶嚴飾
以助形容好 佛身相好具 不假外莊嚴
相好衆愛樂 顯好常隨身 世人自瓔珞
不得常爲好 蓮華悉開敷 阿輪伽敷榮
嚴飾於大地 顯好不如佛 淨目衆相好
熾然莊嚴身 喻如摩尼鎧 衆寶而校飾
亦猶池水中 衆華以莊嚴 如是等比類

不及如來身 善逝之形體 相好炳然著
猶如虛空中 靜無雲翳時 衆星莊嚴月
善行美妙器 瞻仰無狀足 如飲甘露味
猶如淨滿月 爲人所愛樂 妙相以莊嚴
善調伏威德 衆德備足者 誰能具稱歎
諸過惡已壞 譬如生死中 衆伎變現形
永無能變現 髮髯似佛者 雖作衆妙相
不及佛儀相 佛之妙容相 天人中無比
又復世尊不齊相好殊妙可歎衆行皆備功德悉具
說偈讚言

如來所言說 智者所欽仰 威儀及舉止
終無有過失 牟尼中最勝 觸事未曾有
覺慧無動搖 讚毀意不異 以有十力故
標相極寂靜 滿足而正直 功德利益聚
行步甚詳雅 爲人所愛樂 言說義深廣
視瞻極審諦 詳雅有次叙 一切皆捨離
食欲無貪著 舉要而言之 無有不可愛
爾時尼提見無上調御諸根寂定及比丘等根不散
亂圍繞侍從心倍愛敬復說偈言
諸根悉寂靜 調根者圍繞 著於新色衣

前後隨導從 衆釋中勝道 金色不動搖
四衆常圍繞 如赤雲繞日

爾時尼提既見佛已自鄙臭穢背負糞瓠云何見佛
迴趣異道以不見佛心懷愁惱我於先世不造福業
爲惡所牽今受此苦我今不愁斯下賤業衆人皆得
到於佛前我今見臭穢故不得往以是之故懊惱焦
心卽說偈言

佛出世甚難 難可得值遇 人天阿脩羅
八部咸圍繞 我雖今遭值 臭穢不得近
明了有惡業 罪報捨棄我

思惟是已更從異巷捨而遠避然佛世尊大慈平等
隨逐不捨卽現彼巷尼提前立尼提見已復生驚怖
我向避佛今復覩見當何處避驚怖憂惱而自責言
我甚薄福諸佛香潔我當云何以此極穢逼近於佛
若當逼近罪益深重先世惡業使我乃爾卽說偈言
天以梅檀香 上妙曼陀華 種種衆供具
持來奉世尊 佛來入城時 香水以灑地
人天皆供養 真是應供者 云何執糞坑
而在於佛前

復自念言當設何方而得舍佛更捨佛入於異巷

如來如前復在彼巷尼提見已倍復怪惱而說偈言
圓光周一尋 色炎若干種 城中諸人等
合掌而圍繞 帝釋執持拂 人天皆供養
我向避異巷 復從此道來

作此偈已復自念言今者世尊人天中上我之鄙穢
衆生中下我今云何以此臭穢而近世尊卽便迴避
入於異巷爾時世尊先在彼立旣覩佛已慙耻却行
糞坑撞壁尋卽碎壞糞汁流灌澆汙衣服自見穢汙
慙愧懊惱顏色變異而自念言先雖臭穢尚有瑛遮
今坑破壞穢惡露現甚可慙耻甚自鄙責而說偈言

歎言咄怪哉 我今如趣死 臭穢遍身體
云何當自處 三界最勝尊 而來趣近我
塞遮我前路 遂無逃避處 怪哉極可惡
內外皆可淨 慙耻大苦惱 如似衰老至
爾時大衆咸見世尊隨尼提後時彼衆中有一比丘
作是念言如來入城不於豪貴并卑賤家而從乞食
但隨尼提後何故如是此必有緣復自念言此事可
解卽說偈言

此必功德器 爲佛所追隨 如珠落糞穢
托攪而覓取 如來錄其心 不擇貴與賤

不求種姓真 妙勝作是說 譬如醫占病
看病腹鞭軟 隨患投下藥 亦不觀種族
如來以平等 觀察心堅軟 亦不擇種姓
與藥下煩惱

於時尼提於隘巷中遇值世尊慙愧蹉縮無藏避處
合掌向地作如是言汝今能持一切衆生願開少處
容受我身卽說偈言

如來於今者 轉來逼近我 我身甚臭穢
不得近世尊 善哉開少分 願容受我身
爾時如來大悲勲心安樂利益一切衆生和顏悅色

到尼提邊世尊以柔軟雷音而安慰之令彼身心怡
悅快樂佛命尼提尼提聞已周樟四顧如佛所命三
界至尊豈可喚我鄙賤之人將無有人與我同字喚
於彼耶佛心平等斷於愛憎世尊舉手向彼尼提其
指纖長爪如赤銅指間網縵以覆其上掌如蓮華柔
軟淨潔相輪之手欲使尼提生勇悍心卽與尼提而
說偈言

汝有善根緣 故我至汝所 我今旣來至
汝何故逃避 應當住於此 汝今身雖穢
心有上善法 殊勝之妙音 今在汝身內

不宜自鄙賤

于時尼提聞佛喚已舉目覩佛其心勇悍合掌向佛
而作是言無歸依者爲作歸依於諸衆生無有因緣
而生子想其心平等實是真濟今佛世尊與我共語
如以甘露灑我身心卽說偈言

假使大梵王 與我共談議 天帝之尊重
屈臨見携抱 轉輪大聖王 同坐一器食
不如三界尊 垂哀賜一言 今我蒙慈眷
歡喜過於彼 簡練去穢惡 不善相已滅
善相具足生 自在者濟拔 令我受快樂

世尊足上塵 帝釋以頂戴 猶名福所護
況我極鄙劣 親承佛音教 而自稱我名
當不生欣慶

佛告尼提汝於今者能出家不干時尼提聞是語已
心生歡喜卽說偈言

如我賤種類 頗任出家不 世尊垂哀愍
設得出家者 如取地獄人 安置著天上
佛告尼提汝今不應作是思惟卽說偈言

如來不觀察 種族及貴富 唯觀衆生業
過去善種子 一切煩惱縛 不盡得解脫

生老病死等 苦樂悉皆同 云何婆羅門
獨能得解脫 餘人不能得 文字及音聲
豈唯婆羅門 餘姓亦復知 譬如渡河津
不但婆羅門 餘姓亦復能 一切諸所作
唯婆羅門能 餘人不能耶 汝今但應當
信我故出家 如我佛法中 悲心無偏黨
不同諸外道 有所隱藏法 濟度悉平等
佛法無損減 說法無偏黨 平等示正道
爲一切衆生 作安隱正路 譬如大市中
市買一切物 我法市亦爾 不擇其種姓

富貴及貧賤 譬如清流水平利婆羅門

毗舍及首陀 無有遮護者 不限人非人

一切皆來飲 我法亦如是 我今亦不齊

比丘比丘尼 普爲於世間 人天之大醫

我不以爲貴選擇賢王等亦度下賤優波離等我不齊爲大富長者須達多等亦度貧窮須賴多等我不齊爲大智舍利弗亦爲鈍根周離槃特等我不齊爲少欲知足摩訶迦葉亦爲多欲婆難陀等我不齊爲耆舊宿德優樓頻螺迦葉亦爲幼稚須陀耶等我不齊爲僞慢婆迦賴等亦爲極惡鴛掘摩羅手捉劍者

我不齊爲多智男子而爲說法亦爲淺智女人而爲說法我不齊爲出家之衆而作真濟亦爲極惡在家之人而爲說法我不齊爲少欲之人而爲說法亦爲在家幼子五欲自恣說四真諦我不齊爲放捨衆務連多梨說亦爲經理國事多諸世務頻婆娑羅王等說我不齊爲斷酒之人說亦爲極醉郁伽等說使得道跡我不齊爲樂修定離越等說離生死亦爲失子狂亂心婆私吒說我不齊爲賢德等優婆塞種中生者說法亦爲邪見弟子阿須拔提等說我不齊爲盛壯羅吒和羅說法亦爲衰老羅拘羅等說我不齊爲

宿舊婆拘羅說得羅漢亦爲七歲沙彌須陀延說使
得羅漢我不齊爲十六波羅延心中難問答所疑亦
爲六十聚落嬰愚貪欲求女人者說我不齊爲蒲願
子等大論牛王辯才無盡者說亦爲淺智達摩地那
比丘尼說使得深智能解大丈夫有所問難我不齊
爲富貴大王夫人彌拔提等說使得道果亦爲下賤
僮使鳩熟多羅等說使得道跡我不齊爲貞婦毗舍
佉說亦爲姪女蓮華等說我不齊爲大德辯才女人
瞿曇彌等說亦爲七歲沙彌尼至羅能摧伏說
依我佛法中 速疾應出家 因智得甘露

不由種族姓 四大乃以空 貴賤等同有
無智則不得 不必在種姓

爾時尼提卽奉佛教尋便出家得阿羅漢時舍衛城
中長者婆羅門聞尼提得出家皆生議論瞋忿嫌恨
而作是言彼尼提者鄙穢下賤今得出家若設會時
尼提來者汙我舍宅牀褥舉國紛紜遂至上徹波斯
匿王時王聞已語諸臣言汝等今者勿用紛紜我今
當往詣世尊所啓白如來更不聽斯下賤者使得出
家時王將侍從往詣祇洹見一比丘坐大石上縫糞
掃衣有七百梵天在其左右叉手合掌禮敬者有取

縷者有貫針者如修多羅中廣說時諸天等說偈讚

言

觀察諸根寂 容儀威德盛 得具於三明

利根不退轉 衆善悉備滿 容納糞掃衣

七百威德天 上從梵宮來 歸命來敬禮

度於彼岸者

時波斯匿王不識尼提而語之言汝今爲我往白世尊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來見佛時彼尼提聞已卽從石没如入於水涌身佛前而白佛言波斯匿王今在門外欲見世尊世尊語言還從本道可往喚前尼

提奉命還從石出喚波斯匿王時波斯匿王頂禮問訊白世尊言向彼比丘是何大德爲諸天供養奉侍左右又能於石出入無礙說偈問言

佛智淨無礙 無事不通達 我欲所問者

佛已先知之 先事具小住 我欲有所問

向見一比丘 石上而出入 如鷗在水中

浮沉得自在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向者比丘若欲知者是王所疑鄙賤尼提卽其人也王聞是已悶絕躡地卽自悔責而作是言我爲自燒云何乃於如是大德生於

譏嫌見是事已於佛法所得未曾有倍生信心卽禮佛足而說偈言

譬如須彌山	衆寶所合成	飛鳥及走獸
至邊皆金色	昔來雖曾聞	今始方證知
佛如須彌山	無量功德聚	有來依佛者
變爲貴種族	佛不觀種姓	富貴及名聞
猶如醫占病	亦不觀種姓	但授諸良藥
令其病得愈	貴賤資氣同	皆出於不淨
成就得道果	等同無分別	一切種姓同
證果多無異		

爾時世尊爲欲增長波斯匿王淳信心故說四種姓可淨若婚娶時取四種姓此四種姓皆可得淨佛告大王若娶婦嫁女應擇種姓此佛法中唯觀宿世善惡因緣不擇種姓唯觀信施不觀珍寶索戒清淨不索家門清淨索定自在不索種姓端嚴觀其智慧不觀所生卽說偈曰

如練山石中	而取於真金	譬如伊蘭木
相嗟便火出	亦如淤泥中	生出青蓮華
不觀所生處	唯觀於德行	

若生上族有得行者應當供養若生下賤種有德行

者亦應供養諸有智者應當供養有德之人種姓有別德行無異猶如伊蘭及梅檀木俱能出火熱與光明無有別異佛語真實無有過失深入人心使王得解波斯匿王頂禮佛足五體投地南無歸命調御丈夫一切種智於一切義無有障礙十力勇猛四無所畏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於一切衆生作不請親友於四種姓都無偏黨略說如是卽說偈言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世界佛獨悲
心意無穢惡 爲一切衆生 作於最親友
獨一說解脫 然示種種道 依智多方便

外道狂顛倒 麤澀之苦行 專迷著種姓

波斯匿王禮佛及尼提足已還舍衛城

復次雖不入見諦修學多聞力諸魔不能動應勤修學問我昔曾聞有一魔化作比丘來至僧坊有一法師在衆說法化比丘言我得羅漢道若有所疑今悉可問于時衆僧語法師言疏其所說時彼法師問化比丘云何斷結云何入定化比丘顛倒說法時法師語衆僧言此非羅漢其語不可踈時化比丘涌身虛空作十八變時會大衆譏呵法師如此之人師今云何說非羅漢爾時法師雖被譏呵以多聞力故猶說

言非若是羅漢云何所說顛倒然能復飛我於今者
知復云何卽說偈言

我於功德所 都無嫉怨心 以阿毗曇石
磨試知是非 如似被金塗 磨時色不顯
金若不真者 以石磨則知 佛以智慧印
與印不相應 甘露城極深 無印不能入
欲入甘露城 我欲笑於彼
諸人問言若非羅漢云何能飛于時法師復說偈言
或是因陀羅 或是幻所作 佛法中棘刺
必是魔所爲

時化比丘還復本身深生歡喜嗚呼佛法極精妙依
聞能如是決定分別我卽說偈言

首羅居士等 已得法眼淨 不可得動搖
此事不爲奇 以已智力故 汝今不見諦
心堅不可動 此事實希有 無有聖智力
而我不能動 是事爲希有 歸依佛涅槃
彼言真實故 智者不動搖 佛一切種智
說觀察羅漢 無有能壞者 猶如大海潮
終不過其限 假使火作冷 風性確然住
如來所說語 都無有變異 以是故佛語

於諸論最上 如似日光明 除滅一切闇
應供極真實 機辯顯分明 善察者分別
不能觀察者 不見如此理 實語與妄語
此二相違達 佛語及外論 其事亦如是
大莊嚴經論卷第七

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信童葉承模捐貲刻此
大莊嚴經論第七卷願祈延年益慧計字五千
六百六十該銀四兩六錢四分梨板九塊該
銀七錢二分
順治丁酉孟秋曙升子鄒煥較 李自新募

大莊嚴經論卷第八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聽於說法我昔
曾聞漢地王子眼中生瞶遍覆其目遂至闇冥無所
覩見種種療治不能瘳除時竺又尸羅國有諸商賈
來詣漢土時漢國王問賈客言我子患目爾等遠來
頗能治不賈客各言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唯彼
能治時王聞已卽大資嚴便送其子向竺又尸羅國
到彼國已至尊者瞿沙所而作是言吾從遠方故來
療目唯願哀愍爲我治眼爾時尊者許爲治眼多作

銅蓋賦與大衆語諸人言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
椀中因卽爲說十二緣經衆會聞已啼泣流淚以椀
承取聚集衆淚向王子所尊者瞿沙卽取衆淚置右
掌中而說偈言

我今已宣說 甚深十二緣 能除無明闇
聞者皆流淚 此語若實者 當集衆人淚
人天夜叉中 諸水所不及 以洗王子眼
離障得明淨 尋卽以淚洗 膚瞽得消除
爾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爲欲增長
大衆信心而說偈言

佛法極真實 能速除瞽障 此淚亦能除
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衆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信心得未曾有
身毛驚豎卽說偈言

汝所作希有 猶如現神足 醫藥所不療
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雨淚尊者瞿沙告諸衆會
雖爲是事此不爲難如來往昔百千劫中修行苦行
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能令聞者悲感垂淚
婆須之龍吐大惡毒夜叉惡鬼遍滿舍宅吉毗抵陀

羅根本狀道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爲難況斯翳障猶如蜂翅而除滅之何足爲難設大雲霧幽暗晦冥惡風暴雨此淚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一切種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然以此淚能摧災患唯除宿業彼時王子旣得眼已歡喜踊躍又聞說法狀患生死得須陀洹果生希有想卽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 而不生歡喜 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 耳聞希有事 目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 俱悉得清淨 治眼中最上

無過於大化 我今稽首禮 衆醫中最勝
以一智寶藥 開我二眼淨 世間有心人
誰不敬信者 若設有少智 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 衆生之慈父 言說甚美妙
柔和可愛樂 濟拔事已竟 得達於彼岸
意根法微細 作意當解了 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毀害前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昔曾聞有一罪人應就刑法時旃陀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是學優婆塞得見諦道

不肯殺人典刑戮者極生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今何必苦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旃陀羅聖種中生名曰法身不屬於王非所制也卽說偈言

釋迦牟尼尊 具一切種智 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 閻羅王之法 果時始教化
臨苦爲說苦 易懷亦可達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卽將詣王言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言汝何故不用王教曰言大王今應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言

除我三毒垢 獲得寂滅因 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 受持於禁戒 乃至蚊蟻子
猶不起害心 何況於人耶

時王語言汝若不殺自命不全此優婆塞見諦氣勢便於王所抗對不難而作是言此身隨王王於我身極得自在如我意者雖帝釋教我猶不隨王聞此語極大瞋忿勅令使殺彼旃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王遂殺之有二人在至第六者勅使殺之亦不欲殺王又殺之至第七者又不肯殺王復殺之老母啓王第七小者爲我寬放王言今此人者是汝何物老

母答言皆是我兒王復問言前六者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爲第七子耶爾時老母卽說偈言

大王應當知 六子皆見諦 悉是佛真子
決定不作惡 是故我不畏 今此第七子
猶是凡夫人 旣爲身命逼 造作諸惡業
是故我今者 求王請其命 人王得自在
唯願活此子 臨終時恐怖 或能造諸惡
凡夫臨死時 但觀其現身 不見於後事
能觀後世報 非凡夫境界

爾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是語今說因果了如明燈旃陀羅口作如是說王生決定意名爲賢聖村非是旃陀羅雖名旃陀羅實修苦行者自命尙不惜況戀諸親屬護戒劇護財不顧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卽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 不觀內禁戒 護戒爲種族
設不護戒者 種族當滅壞 我是旃陀羅
彼是淨戒人 彼生旃陀羅 作業實清淨
我雖生王種 實是旃陀羅 我無悲慙心
極惡殺賢人 我實旃陀羅

爾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其屍王復說偈言

此覆善功德 如灰而覆火 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 帝釋常供養 如是堅行者

不惜己身命 而護於戒行

爾時彼王將諸群臣數千億婆羅門等步詣塚間而作是言如是大士雖名旃陀羅實是大仙人積聚死屍爲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 以刀分解身 屍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 以持禁戒故 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 守戒而至死

得佛法味者智者皆應爾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盲 貪欲之垢汙 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 不計於惡業 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汙 智者常觀察 身財危脆想

亦如河岸樹 終不造惡業 智水洗心垢

爾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敬尙法故繞屍三匝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 善能觀察者 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 假設入火林 見諦毀禁戒

終無有是處

此卽是明證

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

臥於泥血中

以護佛戒法

此屍以火焚

卽變爲灰土

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變異佛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四不壞淨終不可壞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名自卑下是故當應斷於憍慢我昔曾聞佛成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葉兄弟眷屬千人煩惱旣斷鬚髮自落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國如佛本行中廣說闍頭檀王受化調順諸釋

種等恃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一身觀者無有狀足身體豐滿不肥不瘦波羅門等苦行來久身形羸癯雖內懷道外貌極惡隨逐佛行甚不相稱爾時父王作是念言若使釋種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出家卽奉王勅家遣一人度令之出家時優波離爲諸釋等剃髮鬚之時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故涕泣優波離言令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由活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盡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寶聚盡與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雜物足用

給汝終身自供優波離聞是語已卽生厭離而作是
言汝等今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我今何
爲而收取之卽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 棄捨諸珍寶 如捐惡糞掃
并乃諸果葉 彼捨於愛著 云何方貪取
我設取寶聚 內心必貪著 計爲我所有
是則爲大患 諸釋捨所患 我今設取者
是爲大過惡 譬如人吐食 狗來瞰食之
我收他所棄 與狗有何異 我今畏寶聚
如難四種毒 善根內觸發 不貪戀寶聚

我今必棄捨 欲向世尊所 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 始生欣向心 願令我已身
同彼獲勝事 我今欲自出 當勤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出家但當勤求
千婆羅門先於佛所已得出家種利利姓其數五百
亦得出家婆羅門利利二姓俱貴然我首陀其姓卑
下復爲賦役於彼勝中求索出家爲可得我不我於今
者有何勢力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卽說偈言

利利姓純淨 婆羅門多學 生處如摩尼

言
皆來聚集此 我身首陀種 云何得參豫
如似破碎鐵 間錯於真金 婆伽婆佛陀
我聞具種智 今我當往彼 悲愍一切者
應淨不應淨 應出不應出 一切外道衆
不知解脫處 唯有滅結者 能知於解脫
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踟躕合掌右膝著地
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 俱得出家不 涅槃解脫樂
我等可得耶 善哉救世者 大悲普平等
哀愍願聽我 得及出家次

爾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根純淑應可化度
卽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而告之言聽汝出家
外道祕法不示弟子如來不爾大悲平等而無偏黨
等同說法示其勝道而拔濟之猶市賣物不選貴賤
佛法亦爾不擇貧富及以種姓卽說偈言

誰渴飲清流 而不充虛乏 誰秉熾然燈
而不滅黑闇 一切種智法 普共一切有
誰有修行者 不得勝妙義 譬如食石蜜
貴賤等除陰 佛法普平等 得盡三有時
諸姓等無異 譬如三種藥 對治風冷熱

藥不擇種姓 貴賤皆能治 法藥亦如是
能治貪恚癡 四姓悉皆除 高下無差別
又如火燒物 不擇好惡薪 毒螫亦如火
不擇貴與賤 猶如水洗浴 四姓皆除垢
盡苦之邊際 諸種普得離

爾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如雷音
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
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家不優波離
聞是聲已心生歡喜叉手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
優波離善來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已鬚

髮自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相寂定如舊比丘五
百釋種皆白四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當以方便
除諸釋種憍慢之心爾時世尊語諸釋種汝等今者
應當敬禮諸舊比丘上座僑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
次第爲禮優波離最在下坐釋賢王於諸釋中最爲
導首爾時諸釋敬順佛教次第禮足至優波離見其
足異尋卽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甚用驚怪猶
如山頂暴水流注觸岸迴波而作是言我等日種刹
利之姓世所尊重云何今者於已僕使卑下之姓刹
髮之種而爲禮敬我等今者當向佛世尊具諸上事

白佛世尊優波離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
法斷憍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羅種佛告之
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無常一味種姓亦爾有何差
別時諸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剃髮之種我等曰姓
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夢如幻種姓之中有何
差別諸釋種等白佛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王佛
答釋言一切世間皆爲恩愛而作奴僕未脫生死貴
賤無異捨汝憍慢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合
掌向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禮優波離足
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

是時諸釋等聞佛重說出家法已儼然而住如樹無
風心意愁惱皆同聲言我等云何違佛教勅宜順佛
教先舊智人作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爲
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是捨棄憍慢順
出家法亦爲未來貴族出家所順下上拔陀釋等久
習憍慢今拔其根爲優波離接足作禮當禮之時大
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
慢山即說偈言

嗚呼捨憍慢 種族色力財 隨順於佛教
如樹隨風傾 日種利利姓 頂禮優波離

除捨我慢心 諸根皆寂定 諸大勝人等

真實無諂偽 副利衆德備 其數如竹林

入於牟尼法 莊嚴諸聖衆 如是名德衆

羅列在空中 嗚呼法熾盛 如來之大海

果上功德水 湛然溢其中 衆河之所歸

世間衆勝智 無不歸佛法 人天衆增長

苦是出要道 如來善分別 說法滅憍慢

弟子衆一味 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爲斷憍慢故復次

得見諦者不爲天魔諸外道等之所欺誑是故應勤
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羅居士甚大慳恪舍利
弗等往返其家而說偈言

惡道深如海 亂心如濁水 爲慳流所漂

言則稱無物 嫉妬之大河 邪見魚鼈衆

充滿如是處 漂流不止息 今當拔慳根

成就施果報 大悲之世尊 無畏之釋子

見諸沒苦厄 我等應救濟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長者家
而讚布施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稍刺心語迦葉言

汝爲受請爲欲乞食迦葉答言我常乞食長者語言
汝若乞食宜應及時迦葉卽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
諸大弟子次第至家都不承待爾時世尊往到其家
語首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羅聞已心大愁惱作
是思惟我尙不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五大施如
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布施世尊今者亦
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世尊微細小施尙不能作
況當五大施乎佛告長者不殺名爲大施不盜不邪
淫不妄語不飲酒如是等名爲五大施聞是語已心
大歡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名何

爲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生歡喜信敬之心而
作是言佛是調御丈夫此實不虛自非世尊誰當能
解作如是說誰不敬從無敢違者卽說偈言

色貌無等倫 才辯非世有 世尊知時說

梵音辭美妙 所說終不空 聞者盡獲果

說是偈已深於佛所生歡喜心卽入庫藏取二張氍
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猶以爲多欲與一張又復更思
嫌其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念卽說偈言

施時鬪諍時 二俱同等說 二德都不住

寧劣丈夫所 施時鬪諍時 等同所作緣

爾時首羅聞是偈已如來世尊知我所念歡喜踊躍
破於慳恪捉艷施佛佛知首羅至心歡喜如應說法
破首羅二十億我見得須陀洹爾時世尊卽從座起
還其所止首羅歡喜送佛還于其家心生欣慶爾時
魔王見首羅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
其善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至
首羅家卽說偈言

身如淨金山 圓光極熾盛 自在化變現
佯步如象王 來入首羅門 如日入白雲
覩者無厭足 明如百千日

爾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爲是何人卽說偈言

如融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其身而作是言
我有大福如來今者再入我家雖復再來不爲希有
何以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爲業復說偈言

頭如摩尼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修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佯步 容甚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白莊嚴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爾時魔王極自莊嚴在首羅前告首羅言我先說五
受陰苦因習而生修入正道滅五受陰此是邪說時
彼首羅聞是說已甚生疑怪貌相似佛所說乃非我
爲是夢爲心顛倒聽其所說甚爲貪嫉是何惡人化
作佛形如華叢中有黑毒蛇我今審知此定是魔如
賣針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今波旬聽我佛子之
所宣說偈言

鵝翅扇須彌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處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僞 若得法眼者
卽見摩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終不隨汝語 汝徒自疲勞 不能見惑亂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者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或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闇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麋鹿禽獸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今有變異相 況汝一魔身 而能動我
首羅種種說 苦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入束繫縛者 時魔卽恐怖 速疾還天宮
師子王住處 象到尋突走 波旬亦如是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停

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我昔曾聞婆須
王時有一侍人名多翅那迦王所親愛爲讒謗故繫
於獄中又更譖毀王大忿怒遣人殺之時諸眷屬皆
來圍繞而語之言汝聰明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

其心擾動今死時至何事最苦那迦答言畏死恐怖
心不能定卽說偈言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爲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思計衆苦中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身身焦熱惱 今去極速疾 不知所趣處
身旣不離欲 誰能不驚懼 精神甚荒擾
如盲涉長路 竟知何所向 心意極顛捨
猶如沙聚散 無可遮制處 如佛之所說
心存由心使 我今倒錯亂 難得生善處

由心自在故 隨意取諸趣 今我心躁擾
不能持令住 我昔來愚淺 貪著五欲樂
不能觀內身 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端坐而繫念 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願美
彼得伏藏禪 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三偈之句義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棄捨於義利 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義
不覺死卒至 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嶮徑
如軸折頓住 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何緣故說是先不善觀察而作死想臨終驚怖方習
禪觀以不破五欲莫知所至悔恨驚怖卽說偈言
智者應繫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終時無悔恨 心意既專至 無有錯亂念
智者勤捉心 臨終意不散 專精於境界
不習心專至 臨終必散亂 心若散亂者
如調馬用磴 若其鬪諍時 迴旋不直行
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禁制如庫藏中
鎧甲朽故臨敵將戰器甲散壞不習檢心命終亦爾
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依恭敬有德我昔

曾聞阿越提國其王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須利拔摩爲諍國故二人共鬪須利拔摩擲絹繻因提拔摩頭絹已急挽因提拔摩極大恐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法中作般遮竿苾今作是願時絹索卽絕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卽勅大臣名浮者延客多營般遮竿苾于時大臣卽奉王敎設般遮竿苾使人益食時彼大臣處上座頭坐見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鉢中從座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

答王言不得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座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惑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作斯語汝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力云何而能分別前人如佛言曰若妄稱衆生必爲自傷汝莫作是顛倒邪見卽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 得多聞覺慧 此是善逝子
隱藏於功德 猶如灰覆火 久處智戒行
世尊之所說 汝不共住止 云何知其行
佛說菴羅果 喻於四種人 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別 有佛世尊說 及與佛等者

乃可稱量人 是故汝不應 輕憊佛弟子
橫生分別想 譬如伏藏中 以土覆其上
誰知下有寶 汝住不須去 自當往觀察
我從今已往 躬當供養僧 愚癡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爾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衆僧手自斟酌爾時上座
如前留食呪願已訖卽便持去王卽逐上座後語上
座言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令捉于時上座難不
與鉢強隨索鉢乃至真陀羅打不欲與鉢時彼上座
卽說偈言

我知汝淨信 悲愍能拔濟 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 上世諸勝王 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 但見其出家 未曾有往來
亦無有返報 而能深愛敬 恩過於慈父
雖不見汝心 諸根皆和悅 日出於空中
密雲覆不現 雖有此翳障 華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 奇特未曾有 能卑下自屈
欲爲我執鉢 榮貴福利具 然能不驕逸
諸王得自在 憍慢盲其目 用造諸惡業
顛墜多缺失 勇捍有智力 善解用財施

觀身如幻化 知取堅實法 略說而言之
一切皆增長 如汝自調順 教化中最上
賢勝所行道 共衆隨順行

我今既受王供王以下心從我索鉢供養已足不須
取鉢爾時彼王遂更殷勤重隨索鉢比丘念言今王
何故欲得我鉢卽入定觀知王欲用調伏大臣故是
以索鉢卽說偈言

凡夫愚暗人 欲動須彌山 我今當與鉢
以護其心意 欲當有毀譽 我心都無異
於我生不信 損減衆多人

說是偈已捨鉢與王王尋捉鉢猶如象鼻捉青蓮莖
逐比丘去到旃陀羅家時彼比丘命王入舍王不肯
入於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阿那含果具足天眼能
知他心又知他人善根因緣時彼老母卽白王言王
勿怯弱來入我舍卽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 此首陀會舍 非旃陀羅家
太子得羅漢 第三須陀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優婆夷 住於阿那含 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 但取我道德 莫觀家眷屬
最後生此處 功德有殊勝 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 伊蘭能出火 淤泥生蓮華
觀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蘭與栴檀
然火皆熟物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大人佛體大悲
使旃陀羅獲不死處不擇種姓佛所說法旃陀羅中
作師子吼王又思惟若供養種族失於功德若供養
功德不應分別旃陀羅也王復說偈言

但當供養德 不應觀生處 婆羅門說喻
淤泥生蓮華 天與阿脩羅 敬戴著頂上
婆羅門有過 智者皆棄捨 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 然實是過罪 旃陀有德者
豈可不取耶 實復有功德 如此旃陀羅
我應生供養 如是旃陀羅 山林修苦行
此名爲仙聖 非是旃陀羅 旃陀羅殺鹿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箭 亦復取用射
以是因緣故 我應隨順行 旃陀有惡者
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踞合掌作是思惟先禮老母
應先禮佛如來世尊示旃陀羅如此正道能示一切
衆生安隱正道應先禮佛卽說偈言

無南苦行仙 醫王中最上 我今以佛故
敬禮於下賤 如依須彌山 烏鹿同金色
從他聞此事 我今現證知 依佛須彌山
賤者皆可貴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唯佛救世間 慈等無惡意 於諸衆生等
能爲最親厚 能於一解脫 分別說多種
外道狂顛倒 橫分別種姓

爾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禮而去
大莊嚴經論卷第八

杭州府昭慶寺經房沙門覺行捐資回兩平 潮應寶雲林比丘智鑑三兩福臻寺比丘際濟一兩共刻 大莊嚴經論第八卷行願四恩總報三有齊資始願清江恩祖慈林早庵同證菩提經等願法輪常轉寶藏永垂而中歲仲秋鄒婦較

大莊嚴經論卷第九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
曾聞拘睺彌比丘以鬪諍故分爲二部緣其鬪諍各
競道理經歷多時爾時世尊無上大慈以相輪手制
諸比丘卽說偈言

比丘莫鬪諍 鬪諍多破敗 競勝負不息
次續諍不絕 爲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求勝利 遠離於愛欲 棄捨家妻子
意求依解脫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應作

應當以智鉤	迴於傲慢意	不適生鬪諍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譬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柔
云何著是服	豎眼張其目	蹙眉復聚頰
而起瞋恚想	應當念彼服	剃頭作標相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諍競	如此之標相
宜應斷鬪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恕亮彼諸比丘輕憊於我云何不報卽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	忍之倍見輕	生忍欲謙下
彼怒益隆盛	於惡欲加毀	猶如斧斫石
彼人見加毀	我亦必當報	
爾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卽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	割斷離親厚	瞋能殺害彼
如法順利者	瞋恚於出家	不應所住處
嫌恨如屠枷	瞋乃是恐怖	輕賤之屋宅
醜陋之種子	麤惡語之伴	燒意林猛火
示惡道之導	鬪諍怨害門	惡名稱牀褥

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爲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如是過
卽說偈言

瞋劇於暴虐	如惡瘡難觸	毒蛇難喜見
瞋恚者如是	瞋者睡亦苦	毀壞善名稱
瞋恚熾盛者	不覺已所作	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	不入其數中	若於戲笑處
衆人所不容	如是諸利處	由瞋都不入
瞋者巨愛樂	其事極衆多	常懷慙耻恨
雖以百舌說	說猶不可盡	舉略而說之

地獄中受苦 不足具論盡 瞋恚造惡已

悔恨身心熱 應當斷瞋競

爾時如來爲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忿猶故不息
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猶如濁水中	若置摩尼珠	水卽爲澄清
更無濁穢想	如來之人寶	爲於諸比丘
隨順方便說	種種妙好法	斯諸比丘等
心濁猶不淨	寧作不清水	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	聞佛所說法	而其內心意
猶故濁不清	如日照世間	除滅諸黑闇

佛日近於汝 黑闇心過甚

如來世尊荷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更爲說
長壽王緣而此比丘蹙眉聚頰猶故不休而作是言
佛是法王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如來聞斯語已
卽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
惟我今離拘睢彌闢諍比丘爾時有一象王避諸群
象來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眼而住亦生念言我得離
群極爲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卽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

遠離群衆樂寂靜

彼樂獨一我亦然

遠離闢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爾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
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
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
佛卽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

三界世尊說

瞋恚惡罪咎

住在我心中

悔恨熾猛火

焚燒於意林

善哉悲愍者

願還爲我說

我今發上願

必當求解脫

從今日已往

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卽說偈言

欲恚瞋所禁

惱亂不隨順

我今應悲愍

還救其苦難 嬰愚作過惡 智者應忍受
譬如人抱兒 懷中積糞穢 不可以糞臭
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爾時天龍夜叉阿脩
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 大仙正導者 彼諸比丘等
放逸之所盲 競忿心不息 觸惱於世尊
如來大悲心 猶故不肯捨 悲哀無瞋嫌
意欲使調順 如似強惡馬 捶策而令調

爾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丘等知佛還來

尋卽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鬪諍使多衆生
起瞋忿心極爲衆人之所輕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
唯願世尊還爲說法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爲諸比丘
說六和敬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
恚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尊
者黑迦留陀夷爲食因緣故佛爲制戒佛說種種因
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事佛集比丘僧讚
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
如大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
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

死爲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爾時烏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劫初之時光音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旣嘗其味遂取食之爾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也卽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復爾但爲飲食彼婆多梨不爲法故從座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卽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 世尊一食戒 若一人不善
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旣久而作是言

咄哉不見搏食過患爲搏食故於大衆中而被毀辱
卽說偈言

寧共鹿食草 如蛇呼吸風 不於佛僧前
爲於飲食故 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檀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爾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請佛佛猶不肯卽制戒婆多梨卽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 云何舌不斷 云何地不陷
故復能載我 羅刹毗舍闍 惡龍及與賊

無敢違語者 爲於飲食故 頑嚚違佛語
寧以刀開腹 吞噉於疽蟲 土食以滿腹
云何爲食故 乃違十力教 我今自悔責
喻如無心者

爾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慙愧自責三月之中耻不見
佛自恣時近晝夜愁惱而自燒然羸瘦毀悴失於威
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卽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 縫衣而洗染 不久當散去
汝莫後生恨 汝今速向佛 敬禮蓮華足
應向尊重處 盡力求哀請 深勤用功力

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 世皆無違者 由我愚癡故
敢違於佛語 我之極輕躁 衆中無慙愧
不見後時笑 爲衆所惡賤 不思此過惡
輒作如是說 此事僧應作 及非我所請
由我無定心 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卽欲請佛求哀懺悔婆多梨復
說偈言

我今殷重心 求哀願得懺 慙愧當何忍

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惱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疑自罪過 如見淨滿月 無瞋容貌勝

三界慈哀顏 我今欲觀見 慈悲爲我說

爲愚癡所盲 而不受佛語 譬如人欲死

不服隨病藥 違失慈愍教 今受悔悵惱

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請世尊所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今決定懺悔耶

時婆多梨卽說偈言

若我今禮佛 寧使身散壞 佛不使我起

我亦終不起 若佛與我語 身心皆滿足

爾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在大衆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 人之調御師 體性悲愍者

我如強戾馬 越度調順道 假設不得食

眼陷頰骨現 枯竭而至死 寧受如此苦

不違於聖教 釋梵尊勝天 敬戴奉所說

我之愚癡故 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臥於糞穢汙泥之中我行背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佛說已知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羅漢如此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

舍摩他毗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知若見已雖生卑賤得阿羅漢果婆多梨不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來平等說法而無偏黨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爾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舞唱妓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遙見狎象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奔走不避嶮阻時調象師種種鉤斷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斷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

隨順師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必死卽
說偈言

如見虛空動 迅速追諸方 皆悉而來聚
普見如輪動 大地皆迴轉 其象走遂疾
譬如山急行 諸山如隨之 巖谷澗中河
諸樹傷身體 王怖極苦惱 發願求山神
使我得安全 鉤斲傷身體 欲盛不覺苦
象走轉更疾 喻如於暴風 棘刺鉤斲身
并被山石傷 頭髮皆蓬亂 塵土極空汙
衣服復散解 瓔珞及環釧 破落悉墮地

爾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
言

汝好勤方便 禁制令使住 我今如在秤
低昂墮死處

爾時象師盡力鉤斲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色慙耻
淚下盈目俾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
當作何計卽說偈言

盡力誦象呪 古仙之所說 鉤斲勢力盡
都不可禁制 如人欲死時 呪術及妙藥
越度必至死 良藥所不救

爾時大王語象師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象
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
卽奔走逐於狩象象旣去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
卽徐步還向軍中爾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
象還軍時王在大衆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
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
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
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爾時象師卽燒鐵丸
以著其前爾時彼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
汝說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
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爲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卽
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
之病杖捶鉤斷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卽說
偈言

欲爲心毒箭 不知從何生 因何得增廣
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
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卽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 勤求斷欲法 不知其至趣
懷精勤退還 棄捨五所欲 出家修苦行

爲斷欲結故 應精勤修道 或有恣五欲
言導足自斷 若干種作行 望得遠離欲
如是等處處 望拔欲根本 欲求難可拔
人天阿脩羅 夜叉鳩槃荼 一切有生類
微細心欲縞 繫縛諸衆生 迴轉有林中
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怪惑卽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 如此欲惡者 乃無有一人
能滅貪欲耶 人天中乃無 能滅此欲乎

爾時象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

有大慈心一切衆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
以自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
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卽起合掌如華未敷
於大衆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
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衆生貪欲之患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
是修多羅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爲事我
言曾聞尊者優波毘多林下坐禪時魔波旬以諸華
鬘著其頂上爾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華鬘在其頂
上卽入定觀誰之所爲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卽以神

力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遙見尊者知是所作爾時尊者卽說偈言

華鬘嚴飾具 比丘所捨離 死屍極臭穢

受欲者狀惡 佛子共捨力 戰諍誰能勝

我今是佛子 捨棄汝華鬘 汝若有力者

除去汝死屍 大海濤波流 無能禁制者

唯有鐵圍山 水觸則迴返

爾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卽飛去而說偈言

若我不能解 使餘諸勝天 威德自在者

其亦必能解

爾時尊者復說偈言

帝釋及梵天 無能解是者 設入熾然火

及在大海中 不焦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

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汝 無能救解者

摩醯首羅天 及以三天王 毗沙門天王

乃至到梵天 如是諸天等 雖復盡神力

無能爲解者

爾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汝莫生

憍慢卽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 以已神通力 由汝輕弄故
今故毀辱汝 誰當有此力 而爲汝解者
猶如大海潮 無能制波浪 譬如以藕絲
用以懸雪山 雖盡我神力 不能爲汝脫
我雖有大力 不及彼沙門 如似燈燭明
不如大火聚 火聚雖復明 不如日之光
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患梵天
說偈以答魔王

汝速疾向彼 求哀而歸依 神通樂名聞

汝盡敗壞失 如似人跌倒 扶地還得起
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爲諸梵
之所推敬魔說偈言

佛之弟子等 梵天所尊敬 況復如來德
云何可格量 我極作惱亂 猶故忍悲愍
而故不爲我 作諸衰惱事 能忍護惜我
何可得稱說 我今始知佛 真實大悲者
體性極悲愍 不生怨憎心 身如金山王
光明踰於日 愚癡冥我心 皆作惱亂事
彼精進堅實 未曾有麤語 恒常見悲愍

今我心不悅

爾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能解者
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
五體投地頂禮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
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亂於佛猶不苦我卽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

婆羅門村邑

瞿曇來乞食

我今空鉢去

卽日不得食

然不加毀我

我曾作惡牛

并及毒蛇身

五百車濁水

令佛不得飲

皆知是我作

不曾出惡言

我所作既少

汝極毀辱我

人天阿脩羅

一切皆輕憊

毀我壞名稱

以屍苦惱我

爾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者不善惡物云何聲聞比
世尊卽說偈言

云何以葶蘆

用比於須彌

螢火之微明

以比於日光

一掬之少水

比方於大海

佛有大悲心

聲聞無大悲

如來以大悲

恕汝種種過

我亦隨佛意

欲生汝善根

爾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德

福利威光盛

彼之所有分

斷諸愛欲者

忍辱不起嫌

我以愚癡故

日日常觸惱 如母愛一子

優波瓊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來所數作諸惡
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卽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 知佛見長遠 未曾於汝所
生於不愛心 彼第一智尊 欲成汝信心
常發親愛語 智者少生信 便得涅槃樂
今我略爲汝 說法愚癡冥 黑闇之過患
汝今生信故 則能洗除盡

爾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華種種起觸惱猶如子
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過責是彼仙中

勝若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
德禮尊者足作如是言尊者救我與我敬心汝當發
心却我頸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爲我除捨尊者答
言其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答言
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卽白言我更不惱觸汝之所
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卽說偈言

三界之津際 我見彼法身 不見金色身
不惱爲我現 示我佛形相 我今極希望
愛於如來形

爾時魔王語尊者言我於作要誓汝若見形莫爲卒

禮以一切種智順莫禮我我作佛相慎莫爲禮卽說偈言

以謙敬念佛 爲我作禮者 則爲燒滅我
我有何勢力 能受離欲敬 喻如伊蘭芽
爲象鼻所押 破壞無所住 我若愛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魔復語尊者言
待我須臾間卽入空林中而說偈言

我先或手羅 現金熾盛身 佛身不思議
我作如是形 身現熾光明 喻過於日月

悅樂衆人目 明如飲甘露

尊者答言汝今爲我如先好作魔答言諾我今當作
卽爲却屍爾時魔王卽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
種種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生寂滅眼
喻如新畫像當作開發時莊嚴於此林看視無厭足
圓光一尋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難隨
後執持佛鉢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是
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左右猶如半月現
佛相貌向尊者優波瓊多所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
喜卽從座起觀佛形相咄哉惡無常無有悲愍心妙

色金山王云何而破壞牟尼身如是爲無常所摧滅
爾時尊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常如蓮
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不可具廣說卽說偈言
面過蓮華敷 目如青蓮葉 身形殊特妙
相好過於月 甚深喻如海 安住如須彌
威德過於日 行過師子王 眼瞬如牛王
色殊於真金

爾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歡喜卽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 獲是美妙報 業緣之所得
非是現作業 百千億劫中 身口作淨行

修施及戒忍 并禪與智慧 決定作正行
以是自莊嚴 衆人眼所愛 清淨無垢穢
現是形相時 怨家皆歡喜 況我於今日
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卽從座起五體投地
而爲作禮魔時卽驚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
言作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禮今何故禮尊者從地起
卽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 擬心禮於 我今實不爲
恭敬禮汝足

爾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爲我作禮云何說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敬禮汝亦不違言誓喻如以泥木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共禮敬爾時不敬於泥木欲敬禮佛故我禮佛色像不爲禮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禮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並供養衆僧令不所乏又令比丘亦聞法奉行以是故應爲四衆說法若欲讚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覺爲作禮

大莊嚴經論卷第九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

馬鳴菩薩造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爲諸衆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人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爲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爾作是念

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
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
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
香氣踰盛唯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爲我說
比丘微笑卽說偈言

大地自在者 今當爲汝說 此非沉水香
復非華葉莖 栴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
我生希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王今善
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
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
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
葉佛時作說法比丘在大衆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
卽說偈言

金色身晃曜 歡喜生讚歎 因此福德力
在在受生處 身身隨此業 常有如此香
勝於優鉢羅 及以瞻蔔香 香氣旣充塞
聞者皆欣悅 如飲甘露味 服之無厭足

爾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豎而作是言嗚呼讚佛功德乃獲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稱與福德 色力及安樂 已有此功德
人無輕賤者 威光可愛樂 意志深弘廣
能離諸過惡 皆由讚佛故 如斯之福報
賢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爾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衆中 讚佛實功德 由是因緣故

名稱滿十方 說佛諸善業 大衆聞歡喜
形貌皆熙怡 由前讚佛故 顏色有威光
說法得盡苦 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
作樂因緣故 得樂之果報 云何名之佛
說言有十力 得有得此法 不爲人所輕
況諸說法者 昇於法座上 讚立佛功德
降伏諸外道 以讚佛德故 獲於上妙身
便爲諸人說 可樂之正道 以是因緣故
猶如秋滿月 爲衆之所愛 讚歎佛實德
窮劫猶難盡 假使舌消澌 終不中休廢

當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處 言說悉辯了
說佛自然智 增長衆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業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涸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適意 我以因緣箭
壞汝諸網弓 復已言辯父 思惟善說母
爾時大王聞斯偈已卽起合掌而作是言所說極妙
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 歎佛功德果 略而言說之

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爲說法者得大果報諸有說法
應生喜心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而當懈怠慢我昔
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
衆生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
梨衣而往乞食時有視者卽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 著於如來衣 人天八部前
佛分座令坐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卽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 如月漸增長 如空中動手
無有障礙者 身如清淨水 無有諸塵翳
佛常於衆前 讚歎其功德 乃至未來世
彌勒成佛時 亦復讚歎彼 而告大衆言
此是牟尼尊 苦行之弟子 具十二頭陀
少欲知足中 最名爲第一 此名爲迦葉
人天八部前 讚歎其功德
爾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達於宮殿合掌恭敬
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誰恭敬如是爾時帝釋
卽說偈言

處於欲火中 繫念常在前 雖與金色婦
同室無著心 身依於禪定 心意亦快樂
入城聚落中 而欲行乞食 以智慧耕地
壞破過惡草 是名善福田 所種果不虛
爾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之言汝最尊貴
居放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言
以施因緣故 我最得自在 天人阿脩羅
愛重尊敬我 晝夜意念施 故我得如是
如得多伏藏 衆寶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爾時帝釋化作織師

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爲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
息道邊爾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卽作是念世
之窮下不過是等卽至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
尊者鉢以天須陀食滿鉢奉之爾時尊者得是食已
內心生疑卽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 飲食乃殊妙 此事可驚疑
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觀察卽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 斷除他人惑 天人有所爲
猶當爲解釋 況我今有疑 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卽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是言嗚呼樂修
福者方便求尊勝卽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 現形貧賤人 羸悴極老劣
衣此弊壞衣 捨毗闍延堂 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 得成勝福業 汝福以成就
何故作觸達 以食施於我 具勝五妙欲
世尊又爲汝 斷除三惡道 汝不知止足
方復求福業

爾時帝釋還復釋身在衆人前禮尊者足而作是言

尊者迦葉爲何所作卽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 獲得諸勝利 資業以廣大
倍生於信心 大德爲我故 而乃遮止我

爾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間設施者 猶尙能布施 況我見施報
明了自證知 父母及親友 拔濟欲利益
無能及布施 離於生死苦 施報如形影
處處與安樂 生死嶮難中 唯施相隨逐
於雨風寒雪 唯施能安樂 如行嶮惡路
資嚴悉具足 施能爲疲乏 安隱之善乘

嶮惡賊難處

施卽是善伴

施除諸畏恐

衆救中最厚

處於怨賊中

施卽是利劍

施爲最妙藥

能除於重病

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爲杖

爾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天宮以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明順施福欲使人勤修福業帝釋勝人猶尙修福何況世人而不修施聲聞之人帝釋供養況復世尊復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猶如甘露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曾聞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出家欲求解脫卽詣僧坊值佛教化

論
不在僧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法之大將
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緣過去世時少有狀惡
修善根不既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無
乃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復觀一劫又無善根乃至
百千劫亦無善根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
彼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爲何誰求索出家
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
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云何而當度汝如
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
餘少醫無能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涕而言我

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惡獨
不見度若不見度我必當死卽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 一切悉得飲 乃至旃陀羅

各皆得出家 如此佛法中 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 當用是活爲

作是偈已爾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母愛子
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門卽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 大悲以爲體 佛於三界中

覓諸受化者 猶如牛求犢 愛念無休息

爾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華開敷手光熾盛掌有相輪

網縵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頭而告之言汝何故泣
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家諸比丘等盡皆不聽
由是涕泣世尊問言諸比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
家卽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 而欲譬喻者 業力極微細
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大將舍利弗比
丘智慧第一者不聽我出家爾時世尊以深遠雷音
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及我於無量劫作難行
苦行修習智慧我今爲汝卽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 彼非一切智 亦非解體性
不盡知中下 彼識有限齊 不能深解了
無有智能知 微細之業報

爾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汝出家
我於法上求買如汝信樂之人如法化度不令失時
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臂入僧坊中佛於僧前
告舍利弗以何因緣故不聽此子令出家耶舍利弗
白佛言世尊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卽告舍利弗勿
作是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 極爲甚微細 猶如山石沙

鑄銷則出金 禪定與智慧 猶如雙鞵囊

我以功力吹 必出真妙金 此人亦復爾

微善如彼金

爾時尊者舍利弗整鬘多羅僧偏袒右肩胡跪叉手
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 唯願爲我說 智慧之大明

除滅諸黑闇 彼人於久近 而種此善根

爲得何福田 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彼因極微非辟支
佛所見持鉢乃往過去有一貧人入阿練若山採取

薪柴爲虎所逼以怖畏故稱南無佛以是種子得解
脫因卽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 以是爲微細 因是盡苦際

如是爲善哉 志心歸命佛 必得至解脫

得是相似果 更無有及者

爾時婆伽婆卽度彼人令得出家佛自教化比丘心
悟得羅漢果以是因緣故於世尊所種少善根獲報
無量況復造立形像塔廟復次善根既熟得解脫果
因是之故宜應修善我昔曾聞世尊學道爲菩薩苦
行六年日食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彼菩

薩以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五人等問菩薩言先
修苦行尙無所得況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卽
便捨去向波羅柰爾時世尊旣成佛已作是思惟何
等衆生應先得度復作是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緣於
我有恩作是念已詣波羅柰至五人所卽說偈言

妙好之威光 舉體具莊嚴 獨行衆好備

冒廣相炳然 晃曜威德滿 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正 行如大象王 趲詳獨一步

所作已成辦 智行已滿足 深智爲天冠

解脫帛繫首 二足人中尊 法輪王最上

諸天作伎樂 前後而導從 雖復諸勝王

四兵以圍遶 嚴駕不如佛 獨遊於世界

譬如轉輪王 象馬車兵衆 天冠極微妙

帛蓋覆其上 如大轉輪王 福利衆悉備

未若佛莊嚴 殊勝過於彼 第一無等相

威德踰衆聖 衆生覩容儀 超絕過日光

人獸諸飛鳥 瞻仰佛身相 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辦不同於先

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卽向四人而說偈言

誰出妙光明 照曜林山谷 猶如衆多日

從地而涌出 光網明普滿 照徹靡不周
猶如真金樓 袈裟覆其上 又似鎔真金
流散布於地 陸行諸畜獸 及以牛王等
麀鹿及雉兔 見佛皆停住 食草者吐出
諦視不暫捨 孔雀舒羽翼 猶如青蓮鬘
出離放逸時 亦皆同喜舞 歡娛出妙音
佛遊道路時 所有衆生類 心眼樂著觀
卽奪其二根 不覺自往看 佛行道路時
諸觸佛脚者 七日晝夜樂 最勝順道行
湛然不輕躁 身體極柔輒 躡空不展地

行步無疲倦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 心亦生疑惑 爲是誰威光
照曜過於日 以彼光相故 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乃是釋種子
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旣捨苦行向我等邊
卽說偈言

我等皆莫起 慎莫爲敬禮 但當遙指授
語令彼處坐

佛旣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卽說偈言

面如淨滿月 見之不覺起 譬如似大海
月滿則潮宗 我等自然起 猶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 自然使之爾 亦如帝釋幢
餘天不能動 帝釋自到時 自然而獨立
我等亦如是 佛至自然起 又如酥注火
火則速熾盛 我等見佛德 速起疾彼火
無數劫已來 摧伏於憍慢 舉體尊所重
師長及父母 諸天及世人 鬼龍夜叉等
諸有見佛者 無敢不敬禮 智者何足疑
應當善分別 佛若舉下足 地亦從上下

諸山如輕草 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卽起皆共往迎有爲佛捉鉢敷座取水之者又爲佛洗足者卽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 覩佛威德盛 其心皆歡喜
破壞本言要 三腳支澡盥 諦視恐崩壞
皆受不語法 於十中亦半

爾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卽微笑而告之言汝等癡人云何卽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立侍而作是言慧命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而說偈言

我今旣得道 遠離諸塵垢 汝等莫如常

應當起恭敬 譬如以泥木 而爲作佛像
未得成就時 腳踏而斷削 旣得成就已
香華而敬禮 汝等亦應當 除捨親友意
而當恭敬我 不應生輕慢 讚歎不生喜
毀罵亦不瞋 我今憐愍汝 欲使得解脫
令得寂靜樂 獲諸利益事 疑愛瞋恚等
各自有相貌 譏刺出惡言 如以及蝨瘡
我今住菩提 稱我爲瞿曇 我雖無愛憎
應生恭敬相 勿復出此言 謗毀語他人
時彼五人雖聞此語 猶以世尊未得菩提卽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 猶不證菩提 汝沒溺淤泥
云何得悟道 譬如棄大乘 而負於山石
欲度河難者 云何而可得
爾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爲正道 佛便爲說
離五欲故卽爲正道 以難苦行亦爲正道 除於二邊
爲說中道 佛以慈爲首說偈報言
唯智能除去 無智愚癡障 是故須智慧
以護於身命 有令得智慧 牀褥衣服等
飲食及湯藥 以此存身命 若無如上事
此則身命壞 以此護身命 堅持於禁戒

持戒得定慧 不修苦行得 自餓斷食法
不必獲於道 身壞則命敗 命壞亦無身
毀戒無禪定 無禪亦無智 是故應護命
亦持於禁戒 由持禁戒故 則獲禪智慧
是故應遠離 苦惱壞法身 亦離諸五欲
不應深樂著 若樂著貪欲 則爲毀禁戒
復長於欲愛 愚癡著苦行 自樂斷食法
或食於草葉 臥炙棘刺上 如是損身命
不能得定慧 是故處中道 依止如是法
莫沒於淤泥 亦莫苦惱身 有智應善別

如此二過患 如月衆所愛 處中亦如是
嗜欲深汙泥 人皆多沉沒 苦行焦身心
亦不免此患 捨離是二邊 中道到涅槃
爾時慧命憍陳如等 解悟佛語欲斷結使讚佛所說
正直善法卽說偈言

若以用智慧 癡縛自然解 以此諸義等
苦身則無益 若以戒定慧 可獲於道迹
譬如持身者 欲滅諸過惡 應持如是心
以是之義故 不應捨衣服 飲食及臥具
亦莫於此物 而生樂著心 火積及雪聚

汝應悉捨離 在於火聚所 及安住雪邊
二俱應將息 不宜更遠去
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善哉卽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 房舍臥具等 欲愛身命者
節量得時宜 於此衆美饌 不應生染著
亦不令捨離 譬如大火聚 體性是燒然
智者隨時用 種種生利益 然不爲所燒
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久思惟已卽白
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樂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
爾時世尊卽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 汝應體信我 若有所疑者
隨事宜可問 汝止疑網林 我以智火焚
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爲歡喜顏色怡悅卽白佛言
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卽說偈言

狀惡發足處 甚爲難苦行 捨是難苦行
而著於五欲 比丘爲云何 而得離於欲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背生死時憍陳
如卽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猶未解願
佛爲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
陳如已得聞思慧今當稱時節爲說修慧法佛卽爲

說轉法輪修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
得正觀眼智明覺廣說如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爲
僑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答曰爲顯無師獨
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法耶答曰爲斷
彼疑阿蘭迦蘭鬱頭藍弗等邊聞法得解爲斷如是
疑故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爲已力中
道說故若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
諦之義佛爲現四諦阿若僑陳如如應見諦順於中
道見四真諦卽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座而起頂禮
佛足卽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	蛆蟲所啖食	良醫用油治
旣不識他恩	反更回臂吠	佛以禪定油
熱以智威德	除我結使蟲	我爲無明盲
不知爲益已	大悲故目來	反更生觸惱
一切諸天等	尙應生供養	於法自在者
今聽我懺悔	我先謂苦行	獲一切種智
愚癡盲瞋故	翳障生是心	我今聞所說
發除無智幕	今始真實知	自餓非眞法
世尊示世間	趣向解脫道	外道論少義
莊嚴諸言辭	所說辭美妙	多姪而諂僞

欺誑於世間 愚癡自纏繞 善逝言辭廣

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爲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
見諦成道果

復次衆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
思惟當詣天祀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
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爲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
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
麥此處可種禾并種大小豆示種處已向天祀中爲
天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

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作是思惟
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
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
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
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爲弟來向祀中時
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爲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
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
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
有收穫無有是事卽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
兄答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卽說
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恩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餘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緣 天上諸天下 亦各有差別

福多威德盛 福少少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都損減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諸吉果

復次種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相我昔
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旣臂楊枝以用
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所吹貝戴於頂上捉毗
勒果以手擎舉以著額上用爲恭敬比丘見已而問

之言汝以何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比丘
問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答言是大功德汝今
試看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鞭繫者皆得解
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爾極爲善哉如是吉
相爲何從來爲出何處檀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
牛心肺之間比丘問言若牛黃者能爲吉事云何彼
牛而爲人等繩拘穿鼻耕稼乘騎鞭撻錐刺種種鞭
打飢渴疲走耕稼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丘問
言彼牛有黃尙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乃能令汝吉
耶卽說偈言

牛黃全在心 不能自救護 況汝磨少許

以塗額皮上 云何能擁護 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又問此名何物
白如雪團爲從何出以水浸漬吹乃出聲檀越答言
名爲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
捨陸地日暴苦惱經久乃死檀越答言實爾比丘語
言此不爲吉卽說偈言

彼蟲貝俱生 晝夜在貝中 及其蟲死時

貝不能救護 況今汝暫捉 而能爲吉事

善哉如此事 汝今應分別 汝今何故爾

行於癡道路

爾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答比丘念言彼檀越者
意似欲悟我今當問告檀越言世人名爲如歡喜九
者爲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毗勒果比丘告言毗勒果
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
故樹與枝葉俱共毀落爲爾不耶檀越答言實爾比
丘語言若其爾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卽說偈言
此果依樹生 不能自全護 又人採取時
枝葉隨墮落 又採用作薪 乾則用然火
彼不能自救 云何能護汝

爾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德如上
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爲我說比丘答言隨汝
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往古諸勝人 合和說是吉 然實觀察時

都無有吉相 云何相傳習 橫說有是吉

以何因緣故 願爲我解說

爾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緣本末
卽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 一切皆離欲 後來欲事興

離欲入深林 處林樂欲者 還來卽回家

唱作如是言 無欲無妻子 不得生天上
多人說是語 謂此語爲實 由信是語故
卽便求索婦 欲事旣以廣 迭互自莊嚴
更共相誑惑 遂復生憍慢 憍慢勇健者
爲欲莊嚴故 造作此吉書 爲人譏呵言
云何以婦女 而作是莊嚴 彼人詐稱說
我乃作吉事 非自爲莊嚴 牛黃貝果等
皆是莊嚴具 由是因緣故 吉事轉增廣
一一因緣起 皆由婦莊嚴 愚人心憍慢
謂爲實是吉

爾時檀越聞說此偈衣毛皆豎卽說偈言

人當近善友 讚歎勝丈夫 由彼勝人故
善分別好醜 是故應隨順 於諸世界中
佛語皆真實 不求於長短 亦不存勝負
所說有因緣 事事有原本 我今亦解了
福業皆是吉 惡業中無吉 吉與不吉等
皆從果因緣
爾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汝知正
道卽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皆由善惡業 善惡生五道

業持衆生命 業緣作日月 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四日 惡業雖微細 名爲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 以業名白月 以業分別故
是故有黑白 諸有福業者 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彌山 黑白皆金色 諸無福業者
吉相不爲吉 如似大海水 好惡皆鹹味
一切諸世間 皆從業緣有 是故有智者
皆應離惡業 遠離邪爲吉 勤修於善業
猶如種田者 安置吉場上 若不下種子
而獲果報者 是則名爲吉

何以故說是應當勤聽法以聽法故能除愚癡心能
別了於諸善惡

大莊嚴經論卷第十

嘉興府平縣德藏寺比丘覺相了悟各捐資壹
兩性天淨濂真一慈大海旬道航澄密德林道
德明已洪靜智能性濂超座實相道行性淨照
乘圓達明禪智中常明圓津照定靜
捐資參錢淨徹智則慧徹各捐資貳錢清珠侍
母宗門朱氏捐資伍錢性旦願六錢悟淨助五錢刻
大莊嚴經論第九卷第十卷願世出世同明般若若
人非人共證菩提共計字一萬三千二百五十
該銀十兩八錢六分五厘梨板二十一塊該銀
一兩六錢八分
比丘性口願父王化生上品母袁氏福壽增崇
比丘圓達願父問渠呂公母顧氏同生淨土
願治丙申仲秋曙升子鄒燁較比丘鰥鵲募

言

三才方集卷第一

卷一

金山廟比丘圓徹實庸各助三錢唯南寂叙共助三錢



人集錄錄卷第十

四尺

四尺

丁
ノ
廿
四